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十二

餘姚　黄宗羲　撰

浙中相傳學案二

郎中王龍谿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鄉舉嘉靖癸未下第歸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為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

生乃行中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
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
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
成征思田送至嚴灘而别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
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廷對
授南京職方主事尋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
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
有淵源可倫顧閒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

任先生亦再疏乞休予告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塡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為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歴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為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

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為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為先天之學誠意為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

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為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

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日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為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祇為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為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

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為行迹之防包荒為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既為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即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為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眞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蒦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

文成之後不能無龍谿以為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今人講學以神明為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貨財為極麗人面前不肎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意見盤桓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生機了不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　朋友有守一念靈

明處認為戒懼功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功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雖終日變化云為莫非本體之周流矣以上沖元會紀　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　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

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強自辨方是經綸手段才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為所蔽維揚晤語

有所不為不欲者良知也無為無欲者致知也復陽堂會語

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功夫轉覺繁難顏子先天之學也原憲後天之學也　古者

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卻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　乾元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有凶有咎皆起於倡以上三山麗澤錄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

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武火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

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為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

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為善學也已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峴臺會語

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為本來生生眞

命脈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

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為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既知悔移此力量為善何事不辦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約）

念菴

謂世間無有見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虛見附和之輩未為不可若必以見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未免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松原晤語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

堂下之牛自然知觳觫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為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為典要揣摩依彷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

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汩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瞶者幾希（宛陵會語）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即是安排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獨）

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懲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

論功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

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古人說凝命凝道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心透露前有個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　問閒思雜

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從眞機上用功自無此病　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眞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　人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胷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張子太和篇尚未免認氣為道若以清虛一大為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　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當其應時眞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水西會語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答汪南明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為要一者無欲也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答吳中淮　良知是天然

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為自見天則不須防簡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豐城答問　劉

獅泉曰人之生有性有命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為學先生曰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即是主宰即是流行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即

是二用二即支離到底不能歸一　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非自然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為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為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

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林退齋

耿楚侗曰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晉梁而下佛老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横渠汲

汲以禮為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為兩事故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於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教先生曰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尤為簡易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

當以造化為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著靜均之為不得所養以上東遊會語　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

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他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眞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　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尚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來到毀譽利害眞境相逼尚未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眞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即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尚隔一塵　良知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為

旦晝梏亡便是致知蓋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顔子從裡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顔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説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假如不忍觳觫怵惕入井不屑嘑蹴眞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

不忍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肎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

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為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删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為存心以道問學為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為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

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眞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眞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眞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以上畱都會紀　耿楚侗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為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

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攙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一姤一復如環無端　有問近溪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問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

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情反於性謂之還丹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眞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强生分别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静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補小學一段功夫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儱統

承當無入悟之機答楚侗此可見二溪學問不同近溪入於禪龍溪則兼乎老故有調息法

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為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書同心冊

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

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　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雲門問答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

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善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

尹洞山舉陽明語莊渠心常動之説先生曰然莊渠為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子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如此天

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

因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

因問天根與卲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卲子以一陽初動為天根天根即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公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晤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

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南遊會紀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為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

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即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為立説以強人之信也　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横隨其所為還他活潑之體不為諸境所礙斯為之存以上華陽會語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應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

即以物為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為物意到動處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欲也物從意上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為理則為太過訓物為欲則為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會語

鄧定宇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為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

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向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容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為自信也定宇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

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眞種子而習氣所牽未免落在第二義龍南會語　良知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易測　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為虛妄等生死為電泡自成自住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廻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徇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蔕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戚容固不以

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為境遷吾道之中行也　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禍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訟　昔有人論學謂須希天一士人從旁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顧且希士而後

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

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

水西別言

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即為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是功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

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為有物皆為良知之障魯江別言

弘正間京師倡為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先師更相倡和既而棄去社中人相與惜之先師笑曰使學如韓柳不過為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為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為期非第一等德業乎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為傍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曾舜徵別言

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

時便為鬼神覷破非退藏密機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覿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入於心直心以動自見天則

萬履菴漫語

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别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為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

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真金為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人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為徹悟霓川別語　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揆排與變動周流之旨還隔幾重公案示丁惟寅

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為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

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　萬師默問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則必狂奔盡氣運謀設法以拯救之分明已起思慮安得謂之未起曰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即為轉念方是起了　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著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不是眞性流行眞性流行始見天則　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

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若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先師遺墨　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即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即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性命合一說　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

聖學之脈也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安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安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勉

致知難易解

念有二義今心為念是為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為念是為將迎心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為見在之心則念為見在之念知為見在之知而物為見在之物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

念堂說

人之所以

為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為氣之主宰氣為神之流行神為性氣為命良知者神氣之奥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吳同泰說作

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為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用致知之功以時保此心徒認見成虛見而謂即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壽念菴

論學書良知無無分於已發未發所謂無前後内外而渾

然一體者也纔認定些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分内外者也若謂功夫只是致知而格物無功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絶物便是二氏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時發用流行

便是無過便是格物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著便落支離矣（答聶雙江）格物是致知下手實地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全上）

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按水鏡之喻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為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只此著

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　又云龍之為物以驚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大學當以自然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眞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眞警惕乾

坤二用純亦不已豈可以先後論哉　慈湖不起意未為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妄動便為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無意無必非慈湖所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主腦茫蕩無據自以為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

有所不可耳答彭山龍鏡書　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若謂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答萬履菴　陽和謂子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為詭口周孔而行商賈是之為偽懲詭與偽之過獨學自信冥行無閒是之為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

躬行是之為畫與潘水簾　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眞是眞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眞正路頭答茅治卿

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於此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内外二見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且道孩

提精神曾有著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功夫則格物在於致知矣答念菴　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凡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幷其本體

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全上　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　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為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於惽惽懂懂也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個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

答耿楚侗　近溪解離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為好惡馳逐

却將此體涵泳夷猶寀為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為實際縱使實見亦只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些子差別境界使經綸宰割不下與馮緯川　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茍不得其不容自已之生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勉強操勵自信以為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答吳悟齋　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

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　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全上　我朝禮樂開端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與顏冲宇　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

愼獨便是功夫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　萬欲紛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謂愼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掃蕩欲根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為若二物則不可答洪覺山　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愼之云者非

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答王鯉湖）　矯情鎮物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與荆川）　意見攙入用事眼前自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答譚二華）　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為境所轉（與趙麟陽）　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

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調息法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為假息後為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為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

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為有意調為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蔕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明儒學案卷十二

明儒學案卷十三

餘姚 黃宗羲 撰

浙中相傳學案三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為不知務不應召名拜御史御

史馬明衡朱淛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后壽節不宜殺於興國
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
弋陽先生言文成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
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
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强罷歸
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輿名文轅後師事陽
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謂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
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

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為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為陽氣之降為陰以至於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斥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即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為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弟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為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

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為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為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為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為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

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為所動先生憫學者之空踈祇以講説為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黄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别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為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説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説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别書著法别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

朱邵分為羲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為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推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於子貢之偽傳如以定之方中為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衛以内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與駉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著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為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

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既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為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間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說理會編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先儒謂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

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時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氣不散時乎陰也包含容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即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晝之知主宰之應於外也雖當紛擾而貞一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即覺此唯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為知則知乾剛之為理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

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暢若何以能順舍暢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暢若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為德則主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則天為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為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為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烏得謂之順哉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正恐一人自然則易流於欲耳　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

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為主宰可也　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著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為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蟲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識存於中是為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健則為著

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而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衂卵殰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為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為氣所乘則雖天之大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 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

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為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為義矣仁義者由性而生相繼不絶善端之不能自已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　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雜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道則浮沉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佛老之

學於義不精隨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尚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為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為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為不亦太簡乎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即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内也此即言龍之義也告子仁内義外之説正由不知此耳　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聖猶孜孜亹亹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覩不聞上做不覩不聞蓋人所知處最微之處也微則不爲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即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爲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言用

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為然謂之中則即是勉謂之得則即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即此是矣舍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悠於理義之正者其入於佛老無疑矣　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

聖則仁義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為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即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即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即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即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為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　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

閒最為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為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閒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即為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簡於言行之閒一一合度不過有懲亦屬作偽皆為自徹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為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

之知心之官虚靈之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　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濵時黄石龍綰亦與焉因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筯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既而隱筯桌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慎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

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為得正而不為聞見所牽也　謹於獨知即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即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　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為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為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為行始

行為知終則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　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即天理之節文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序烏得為文故自本體而言則以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

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物在我矣物之所感但見其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為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即為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為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　過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樽節處

勢重則偏勝即為黨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著一毫將就即自欺而為惡矣過之發端處譪然莫能遏即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即此而在矣　龍戰於野其血玄黄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為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

陽有定位之時天玄地黄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玄黄　良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為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為惡則凶凶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為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耶

尚書黄久菴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歴同張璁桂蕚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尚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禄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遷

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眞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没桂萼齮齕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毁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

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艮止為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艮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為伏羲易彖辭為文王易爻辭為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

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
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横圖之先後又以孔子
繫辭言神農黄帝堯舜周易之韞爲明歷代易又以孔
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
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
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
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爲歷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
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爲三重

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為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為經無乃以草竊者為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俛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

季札觀樂為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蘩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敢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一峯以傾邃菴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此因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紛之議耳

明儒學案卷十三

明儒學案卷十四

餘姚　黄宗羲　撰

浙中相傳學案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

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為此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虚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質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歳盡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歳於書舍至七

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也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為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為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

氣質之不美性實為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與抑人生而静以上是一性静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怳忽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為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為禪學乎

董蘿石日省録凡事多著一分意思不得多著一分意

思便涉於私矣　澐嘗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異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　今人只是說性故有異同之論若見性更無異同之可言

求心録内不見已外不見人即是任理　千病萬痛從妄想生故善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　知過即是良

知改過即是致知　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無矣　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思皆吾心之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别皆是太虚太虚非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為亦何從而見之也　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即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人先厭我矣　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　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見性是性　横逆之來自謗訕怒駡以至於不道

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黄金滿世間皆藥物也　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為體含萬象無太虛含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為物合之則為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艮背行庭之義也　費處即是隱不作體用看　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董碩甫琩里疑存震澤語録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

自得陳齊之有詩云閑花落蕋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葢所謂道體即是仁也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獨慎獨而還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磐石亦不舍晝夜矣豈必川哉　事之所以前知者葢前後時耳而理無前後萬古而上千世而下同

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昧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則有所倚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便近於知不如不知之愈也　胡太常秀夫因閱大成樂始悟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葢樂按一聲八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

而末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翕如又要純如又要皦如繹如又必自金以漸而至石所以為難條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澀而間斷謂之繹如若先擊鎛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況鎛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器止乃是柷敔也

主事陸原静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為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

止之傳習録自曰仁發端其次即為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葢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既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没吾道亦孤致望原静者不淺執父喪哀毁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為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陽明所謂心即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絶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永嘉之為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渉論為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弘治乙丑進士授

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為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郴桂寇半歳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廵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參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廵撫雲南奔母喪不俟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

庚戌陞刑部尚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例在曹中薦拔於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鴈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悦以原官出南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天算術授時歷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續録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録疑龍溪致知議畧

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為而猶為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為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為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為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

末之講任其意向而為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為格物為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弟明知善知惡為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為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清楚即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為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黄致齋先生宗明

黄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廵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為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名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禄寺卿輯光禄須知以進壬辰轉兵

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戍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為福建叅政明年冬名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與萬鹿園論學書學問思辨即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為兩段事如今人真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

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為真學學而真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為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真偽處省察學問懈弛時鞭策即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為也來諭以僕為格物者意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為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已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處乃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為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知故格致即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子兄弟為意孩提之愛親敬長

為良知知之所向為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為格物不過其知之為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之為誠意達之天下無不然之為仁義為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又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即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為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答林子仁書名春心齋弟子也

接足下來諭謂此心之中無欲

即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尚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即靜與周子圖說内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為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為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

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為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為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襍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

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叅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使巡撫

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為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為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

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為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黜為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

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為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為媚悦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悦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為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歷間贈禮部尚書謚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為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

也

論學書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真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義入神者未足以與此也

天下事過則有害雨澤非不善也

過多則澇其為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為善而任信自是者皆雨澤之澇者也故易曰尚於中行為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鷄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為務外為人之規爾　大抵學問只是一真天之生人其理本真有不真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真以反其初日用間視聽言

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煖真心畧無文飾但求其當纔不是說影纔不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為解悟合一若信得此過即是致知即是慎獨即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真心亦不免於說影弄精矣　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己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為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叅議陞陜西提學副使蘇松叅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叅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名入為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歷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為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

性為學則必求其所以為性而性囿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葢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為學先生以孔氏為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倥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輿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

狂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為孔之大如斯而已楚倥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為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悅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肎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

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友聲編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著惟是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即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耳　問存順歿寧寧

與不寧何別哉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愧怍爾身有生死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索之茫茫乎若曰寧與不寧靡有分别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何取於茅茨土堦蔬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徂矣善惡不同徂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為媮快此中捏扤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捏扤可磨滅乎　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

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盡心必証之聖人　至善者吾人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行也　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與天下相交接此所以用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然之知能高不参以意見而求異卑不入以貪慾而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為善而務遷之未能則為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

道所以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瀘水云公以求仁為宗旨以學為實功以孔氏為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為學而應務酬酢之頃又不遑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為適為困起念不化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為學故必以學為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敏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厥

修乃來道積於厥躬蓋真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為莊周其學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　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所為生也而髮膚骨骼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外此而富貴則為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者為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

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蘭遊録語學無多岐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為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分毫高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聲色卑者或溺於淫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為合其本然乃見天則

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如執定不信生死然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生既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於天地耶

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流貫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滯塞之病　學者多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

物正是要印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呌做學問思辨　問先生既不非生死之說何不專主之而曰性曰學何也曰性率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　淺深原無兩路即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内合外之道此日用尋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為天則自在故謂之淵淵其淵於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是本然執之反滯

是謂知識之害　囂囂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即吾輩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神和適不滯是即所謂德義也德義己所自有也得己者得其心也　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别希聖希賢由人自顧可見造化待人甚厚人可不思仰承天意耶

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不著實切磋别後便有餘憾存順沒寧亦復如是　問何謂之天下之大本

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笞孩子叫苦欲絶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裾隨之而歸終不忍舍是非天下之大本乎　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即如吾輩在舟中一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茍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　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曾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温只是道之入

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於治水之事分毫無與　人之為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　問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旦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會講能趨朝能治事却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滞

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叅吾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　自無始概之人生百年如一息自萬有計之人於其中為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自己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耶　孔門之求仁即堯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専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専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真先天後天合為一致形上形下會為

一原凝於沖漠無眹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真體湛然迥出塵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　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為不學不慮在大人為存神過化如干霄之木仍在萌蘖時生意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

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真不為庸人則為小人已矣

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群動既息天籟自鳴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

吴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墮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為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即使舉世皆亂大丈夫能自

任以綱常之重即一人赤手可扶元氣　立志既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罔走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　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溷於事學人誠能深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為色轉即出此

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為聲轉即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為事轉即出此法塵世界雖曰戴天履地友人群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出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操身世走至非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明儒學案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進士臣黄嵩齡

明儒學案卷十五

餘姚　黄宗羲　撰

浙中相傳學案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冠守天叙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

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叅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兊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兊松江太倉

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輳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邉

陲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荆川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為此輩未曾發心為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少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

者格吾心之物也為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為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為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即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

氣象亦即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弟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為實先生指物為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初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嘗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卻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卻

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玄與先生過戲曰鹿園名為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玄名為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點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鹿園語要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心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為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

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　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鷄鳴寺先生出病懐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仕莫非學開心未信斯恱懌一何殊此旨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痴狂竟何為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

此性無為亦在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即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為天下善曰惟聖者師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為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滯以先生為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為官所阻而罷萬歷三

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為不已之命在人為不息之體即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内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内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真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論學書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嗟涵養未能非

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為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加增粧綴者然琢磨非頓養盛具積有嗑鐵之志乃能有立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與江少峯

文集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為奇俗學即其

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為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涯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為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

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為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為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纏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為稍徑而於感應之

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為禪然則為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為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

象山集序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為不已之命而在人為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淳公之没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為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

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岐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息其身而爭之於幾絶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披其本有皆能脫羈解縶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為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為學也乃

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粧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檣莫施碇纜無容然後視柁力之强弱以為存亡櫱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强力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

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爲虛無漭蕩之論不可窮詰内以馳其元漠之見而外以逃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即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

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絶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黄以為長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令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黙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傳習錄序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張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冤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歷己卯教習内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為

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録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齎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為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

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為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為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即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簀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即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

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不二齋論學書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翕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遽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寄張洪陽

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為下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謂

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為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離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為下學忘物為上達是二之矣答田文學 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知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

叅之以人為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為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　以下寄馮緯川

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顔子之學乎　周子曰幾善惡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

念上用功為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為不犯手工夫然豈易言哉此心即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為惓惓也　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著一防字即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

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　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為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為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　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　釋氏以心為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為有内也心無

内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心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　楊復所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為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羅近溪　仁之為物未易

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為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查毅齋　近世談學者但知良知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為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

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為天機以情識為智慧自以為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為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即此是獨即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即是慎獨即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為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

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歧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凡之言而反覆之知體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若云有定不爲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無窮則將舍規而爲圓舍矩而爲方乎

與許敬菴

凡嘗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凡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

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

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答周海門）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即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

不本於心者即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為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與毛文學 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真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

藏意思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定宇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為其覺而能改也非謂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為是也秋遊記

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駭人之聽耶定宇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真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真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為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為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茍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真

知而況於天地乎定宇曰學在識真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同上　當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真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志學錄下皆同　吾邑蕭靜菴曰日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蒔一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為也　有壁立萬仞之節概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　善樹木者芟其枝葉則其本

盛矣善為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　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已豈不至易至簡乎　顔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却於博文約禮用功夫功夫既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追尋之為非也　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

心之無時如此身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意之所注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蓋有省支湖名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唯唯於是日

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内外無動静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内外動静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純簡甚密陽明没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說駸駸立為門戸於是海内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没之後指點聖真真所謂滴骨血也吾黨慧者論証悟深者

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既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証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為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為自然也龍惕而不恰於自然則為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為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即感即寂即寂即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

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脚矣宋儒學尚分别故勤註疏明儒學尚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為的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列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為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為五曰心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為主晚年造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曽顔一

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曾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慎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愚貢就華亭訓導陞崇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明儒學案卷十五